

昌黎文集

昌黎文集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文

原道

樊

曰淮

南子以原道首篇許

其

云原本

人所

所

作原

性

崇

史氏謂其

深與孟軻

所

揚雄

里西

佑六經誠

其

東坡

所

所

自孟

之後能

將許

大見識

尋求古人

其

所

孟子醇乎醇

荀與揚也

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

詳

若非有見識

豈千餘年後便漸得如此分

伊川亦曰退之

晚年文沂得甚多

如曰軒之

死不得其傳似此

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

空

撰得必有所見

二先生之論

豈輕發者哉

補

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

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

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繫求古入法度如老杜

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脉如官府甲第廳堂

房室各有定處

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

堯典蓋

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

之

所

所

所

所

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  
禹問佛骨表諱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 謂道

孫曰是謂仁義之焉適也

##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孫曰誠齋揚萬里曰道德仁義

## 足於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

誠齋揚萬里曰道德足乎已

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垢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捉仁義一味自震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旣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

者亦非也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

老子之小仁義

孫曰以仁義爲小也

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

一作非天之罪也

彼以煦煦爲仁

孫曰煦煦小惠貌○煦字切

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

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

四字無出

德其所德非吾

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去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一本作言者也

老子之所謂道德去

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一本作言者也

周道

衰孔子没火于秦

孫曰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

尉雜燒之令

下三十日不燒髡爲城旦

黃老子漢

竇太后著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趙本去黃字

佛于晉宋

齊梁魏隋之間

王本作魏晉梁隋  
呂本作晉魏梁隋

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

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

一有則字

必出于此入者

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一有者

附一作隆出者汙之

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

之老子曰

孫曰老子者謂學老子者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孫曰吾師之弟子也

之弟子謂孔子伯  
可在弟子之列

佛者曰

孫曰佛者亦謂學佛者

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爲孔子者

孫曰爲孔子者謂學孔子者

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

誕欺也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矣爾

一本

無師二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

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

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謂問也

惟怪

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

謂問也

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

孫曰

謂士農

孫曰

工商賈加佛老爲六聖人之教一農之家二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  
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

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顛墮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通一作同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淫鬱孫曰宣導也淫塞也爲之政以率其怠勑祝曰勑疲也懈也莊子學道不與倦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孫曰符者分而爲二如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爾皆天子之印以玉爲衡稱衡也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

嗚呼其亦

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

一作其號雖殊

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殊

一作其事雖殊

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

曰

其言一作之言

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

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

意者將以有爲也

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

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亦韓子不能至是

今也欲治其

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

孫曰天常猶言天倫也

子焉

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

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孫曰僖二

十三年左氏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

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孫曰此魯頌閟宮之文膺當也懲艾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

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一作勢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一無而字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天年郊焉而

盜不止 捩斗折衡而民不爭

孫曰莊子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焚符破繭

而民朴鄙格斗  
折衡而民不爭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

也

介甲

無爪牙以爭其食也

一無其字

是故君者出

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

孫曰皿者飲食之器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

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

令而致之民

一無能字一有則失  
其所以爲臣一句

民不出粟米絲麻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謂汝也孫曰而皆

以

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示饗人鬼假至也人鬼祖宗也○

假音格

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一本六  
斯道何

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也又一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

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補注或問張子詔曰

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趙本作不絕其傳焉

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補注沈丘論公原道亦曰

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建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

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其可也

其一作而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孫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行也

入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祝曰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廢疾注謂癃病○廢音廢

月溪姜氏

廣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足以爲道之賊也雖然周衰兼愛之道微而爲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爲言而終之白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爲與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仲兼愛之道破爲我之賊後出未有能明之者猶執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出變者也樊子曰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捐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揚墨

同利。豈爲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  
俳，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  
檄藉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  
白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  
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  
畫墁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  
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詳。  
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  
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  
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  
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  
子荀得多。其論不能捕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  
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  
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  
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此  
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  
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補

注白雲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  
李翱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

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  
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  
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與本朝言性者四  
宋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荊公謂揚子之言似  
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  
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  
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一本題作性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  
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  
其所以爲情者七一本作情之品有其所以爲情者七無三而二字曰一無二字曰

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  
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孫曰主於一謂主於仁也中  
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一本無一  
本二字也反作及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  
而悖於四悖亂也蒲昧切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  
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  
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  
中其一作於一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無二與甚直情  
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